

一个农妇带一群“老篾匠”闯出一片天

贵州石阡：“微创富”让竹资源成为脱贫致富“财源”

本报记者 欧向岳

面前这个50多岁的农村妇女，皮肤黝黑、身材矮小、眼神透亮，浑身散发出创业的激情与活力。

她家厢房里摆着一个两米高、三米宽的书架，上面放满了近年获得的各类荣誉证书。最让她觉得珍贵的是全国妇联颁发的“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”和贵州省授予的“贵州省文明家庭”。

最让她骄傲的是，凭着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热忱和精明的头脑，她带着30多名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农村篾匠闯出了一片天空。

她是贵州石阡县龙塘镇大屯村致富带头人——张仕慧。

重拾“古董”

石阡产竹，但长久以来，广袤的竹材资源是一笔沉睡的资产。直到2013年，才迎来了“伯乐”——张仕慧。

“那年，县里决定打造茶叶大县。采茶需要背篓和篮子，晒茶需要篾筐和茶盘，我预见到未来几年肯定需要大量这类竹产品。”张仕慧说。

如今，篾制品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被淘汰，篾匠行当也日渐没落。张仕慧费尽心力才联络到石阡县、思南县的33个篾匠，组成了一个竹编合作社。彼时年龄最大的篾匠已经79岁，最小的也有62岁。张仕慧负责接单，然后由旗下的篾匠负责编织。

为了开拓市场，张仕慧经常带着竹工艺品到各地推销。在茅台镇的一家酒庄推销竹制的瓶装酒包装篮，客户一下子就定制了20万只，价格每只2.8元，一张订单足够“吃”好几年了。”张仕慧说，以2.5元/只的价格从篾匠师傅那里收过来，每只赚3角钱卖出去。

大订单不常有的时候，张仕慧便带着编出的背篓、篮子等，往返于各个赶场的地方叫卖。“以每只52元的价格从篾匠手中收过来，拿上每卖55元一只。”张仕慧说。

张仕慧家厢房里，一个超大货架上存放着近30种竹编产品的样本，包括茶盘、果篮、背篓、针线盒等产品。“这些竹编产品已经不再局限于实用的范畴，有的顾客把它当成一种艺术品来欣赏，买

去当摆设，或者给小朋友玩。”龙塘镇党委书记张忠淳说。

精致的竹艺，伴随诚实的经营，让张仕慧的名气越来越大，大屯村产篾器的名声也像长了腿一样跑到了外地。“印江县发展黑木耳产业的老板来找我，希望按照他们的设计编织黑木耳包装篮；重庆一家水果农场的老板来找我，希望帮他们编织果篮。”张仕慧就这样慢慢构建起了自己的销售网络。

2014年，在距离自家房子不到300米处，张仕慧投资近20万元，建设了近300平方米的厂房，同时注册成立了“石阡县龙塘镇慧萍竹编厂”。厂房里，竹片加工机、烘烤机、劈竹机等设备一应俱全，竹材堆放区、产品储存区、产品加工区分布在不同的角落。“唯独编织这个环节没法用机器完成，技术含量太高，扩大产能只能依靠培养徒弟。”张仕慧说。

但培养篾匠徒弟的过程并不顺利，张仕慧发动20多个老师傅带徒弟，但几乎没有能够学成功的。“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，少数在家的年轻人学这门手艺嫌累，嫌来钱慢。带的徒弟才学了一个月，便坚持不下去，外出打工去了。”大屯村69岁的老篾匠周绍禄一边织着箩筐，一边惋惜地说：“这门手艺怕是要成‘绝技’了。”

三度学技

2014年，一位来视察竹编创业基地的省领导指着满地堆积的竹子边角料、废料问：“你们这些东西怎么处理？”

张仕慧说：“当柴火烧，可以煮饭。”这位省领导说：“太浪费了，建议你试着用这些废料去种植竹荪菌。”那是张仕慧第一次听到竹荪菌这个名字。

张仕慧从朋友那里获悉福建省产竹荪菌，便决定以考察名义去“偷学”技术。第一次去福建考察，她在福建的一家竹荪菌生产基地待了近十天，基本搞清楚了竹荪菌的生产流程。自认为掌握了竹荪菌种植技术的张仕慧，立即从当地购买了原种带回石阡试种。

第一年投资10万元，流转了十多亩田地，把竹编厂的边角废料粉碎成竹粉作底肥，把从福建购来的原种全部种植下去，但最后一个竹荪菌都没有长出来。



▲张仕慧展示竹编产品。 本报记者 欧向岳

碰了壁的张仕慧硬着头皮第二次到福建“取经”。有技术人员告诉她：“竹荪菌喜阴，福建的竹荪菌都是种在大棚里，避免阳光直射，你种在露天的田里，当然种不出菌子来。”这位技术人员建议，在田间露天种植竹荪菌的时候，在土壤上面盖上一层稻草，为竹荪菌生长创造一个阴凉的生长环境。

自以为取得“真经”的张仕慧回到石阡之后，又投资了10万元，试种了十多亩竹荪菌，同时吸取上次教训，在种下种子后的田地里盖上一层厚厚的稻草。然而，这一年10多亩田地里长出的竹荪菌全部收拢来不足1公斤。

再次失败，让张仕慧几乎掏空了家底，前所未有的压力扑面而来。张仕慧第三次踏上了到福建学习的征途。“有位资深技术员同情我的遭遇，叫我把石阡当地的水、土壤样本寄给他，他免费帮我检测水、土壤样本是否适合种植竹荪菌。”张仕慧说。

检测结果显示适合种植竹荪菌之后，那位资深技术员又指导张仕慧去一家专门生产竹荪菌菌种的企业，根据水、土壤样本检测数据和石阡当地气候环境

培育出合适菌种。2018年，拿着新培育出来的菌种，张仕慧在村里的老茶园里套种了36亩竹荪菌。当年竹荪菌种植终于取得了成功，亩产鲜菌700斤左右，基本达到了正常收获水平。

张仕慧算了一笔明细账：10斤鲜菌可制作成1斤干菌，每斤干菌的批发价200元，每亩竹荪菌的收入达到14000元；种植一亩竹荪菌的成本包括种子费、栽种与采摘的人工费、加工费，共计5000元左右，每亩的纯收入达到9000元左右。

竹荪菌成为了富民产业。竹荪菌的成长期在75-80天之间，采摘期长达65天。“每天早晨采摘2小时，一般劳动力可以采到20斤左右，以每斤5元的价格收购，普通劳动力每天的务工收入在100元左右。”张仕慧说。

一年试种成功，弥补了过去两年探索种植竹荪菌的亏损。

“微创富”的启示

谈起今年的经济效益，张仕慧脸上洋溢着非常满意的微笑。“今年以来，尽管受疫情影响，合作社的竹编产品还是

卖出了20多万元。竹荪菌已经产出2000多斤，可喜的是今年的价格上涨到了每斤320元。”张仕慧说。

竹荪菌试种成功以后，张仕慧立即转变经营思路，号召附近的村民一起种植竹荪菌，带动石阡县五德镇、中坝街道、国荣乡、龙塘镇、花桥镇5个乡镇（街道）的200多户农户先后加入到竹荪菌种植行列。“我负责提供菌种和种植投资，提供技术指导，村民拿出自己的土地种植，同时负责采摘，最后由我按照市场价格回收鲜菌，进行烘干加工及市场销售。”张仕慧说。

专家认为，在从竹编产业到竹荪菌产业的转型过程中，张仕慧代表了一种可称为“微创富”的农村产业经营思路：参与人数少，经营金额小，人均创收金额相比本地农村其他产业相对较高，立足本地资源，生产具有区域化、特色化、小众化的产品。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：发展门槛低，经营方式灵活，经营风险小，容易快速转型。

（上接1版）此外，铜仁市还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785万元，扶持创业480余人，带动就业1200多人，开发“短、平、快”创业项目635个，带动就业9400余人。据铜仁市生态移民局统计，目前全市易地扶贫搬迁有劳动力家庭户均就业1.89人，无零就业家庭。

筑梦：社区“管家”为“新市民”分忧

“工会核实情况后，和我一起去协调。对方很配合，承诺今年8月之前补齐拖欠了我半年多的工资。”铜仁市矮屯社区搬迁户卢黎说，社区工会的维权服务让她感受到了“新家”的温暖。去年12月，她从一家美容机构辞职，结果却被扣压了7000多元工资。多次讨要未果后，她向工会求助，没想到很快解决了。

矮屯社区工会副主席黎璇介绍，社区安置了1.1万余名搬迁群众，安置点2018年11月成立了社区工会，开设“信访维权窗口”，设立“职工心灵驿站”，并安排专人定点办公，及时解决老百姓诉求。目前，工会有会员1900余人，已帮助困难群众协商解决纠纷16起，涉及226名搬迁群众，帮助追回工资87万余元。

这是安置点社区“管家”为搬迁户排忧解难的一个案例。从就业到维权，从就医到就学，一系列贴心服务让“新市民”加快融入城镇新生活。

“两个孩子都报了绘画班，周六上课，已经学了两个多月了，在老家可没有这个条件。”在矮屯社区“青年之家”等待孩子下课的“新市民”冉冬梅说，她的老家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深山里，孩子上学走路要1个半小时，搬迁后走上路上学只需要10分钟，还能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，这在老家想都不敢想。

专门针对社区小朋友的兴趣班，起初没有几个人报名，半年后已经有180多个小朋友报名参加校主持人、舞蹈、绘画、书法等课程。“矮屯社区志愿者王琳玉说，搬迁群众入住一段时间后，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，更加注重子女的教育。

目前，铜仁市已在全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实现工青妇组织全覆盖，设立工作站124个，选配专职人员368人，招聘社会工作工作者108人，配齐西部计划志愿者279名。据统计，今年以来，全市安置点通过“职工之家”“青年之家”“儿童之家”“妇女之家”“春晖社”等阵地开展困难帮扶7600多人次，调解矛盾纠纷2540多件，帮扶群众1万余人次，为群众办理好事实事2.6万余件。

追梦：搭“五桥”建“五家”稳脱贫

今年以来，新冠肺炎疫情给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带来了新挑战。铜仁市一系列“搭桥”的做法成为破解疫情“加试题”的新钥匙。

铜仁市聚焦群众所急、党政所需、工青妇所能，坚持党委领导、资源整合、共建共用、各记其功的原则，探索建立以党组织为核心、工青妇为主体、其他群团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为纽带、经济组织为支撑的服务体系。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在复课之前，很多学生只能在网上网课。“我们辅导不了孩子，多亏志愿者老师的帮助！”铜仁市石阡县汤山街道平阳社区搬迁户吴芹说，女儿现在在上二年级了，性格有点内向，疫情期间，县里组织的志愿者上门教孩子学习、做游戏，解决了大难题。

据铜仁市扶贫办摸底调查，受疫情影响，已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人数较上年度增多，外出务工人员稳岗率不高，而外出务工收入约占其家庭总收入的七成左右。针对此现象，各安置区进一步对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情况摸排，精准、动态掌握贫困劳动力务工情况，尤其加大了对“二次返乡”人员进行跟踪监测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江口县梵净社区搬迁户、可眼镇的话“老板陈勇忙得不亦乐乎，用他的话说‘很有成就感’。疫情发生后，他决定不再外出打工，而是利用常年在复学学到的技术、经验在本地创业。复工复产后，他积极组织小区群众开展岗前培训，解决就业300余人。“楼上居住，楼下就业，就业、顾家两不误。”陈勇说，感谢社区搭建的平台。

搭“感恩桥”建奋进之家、搭“致富桥”建幸福之家、搭“连心桥”建温暖之家、搭“平安桥”建和谐之家、搭“感恩桥”建文明之家……如今，致力于解决“稳得住、能致富”的各项后续扶贫措施正在铜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落地、扎根、开花。

“在持续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，带领群众同步迈向全面小康征程中，各级组织从不间断、更不会缺席。”铜仁市委组织部部长赵继红说。

一个驻村扶贫指挥长的愧疚

本报记者 向定杰

前不久记者下乡，到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渠镇边疆村采访，遭遇了惊险一幕。

8月13日，记者乘坐一辆手动挡越野车在半山腰的狭窄公路上行驶，突然遇到对面来车，因为一侧就是峭壁悬崖，一方必须倒车很远，才能找到一块稍稍“宽裕”的错车地带。由于载重多，这辆越野车在陡坡上停留几分钟后，一股呛人的味道从前排驾驶室散发出来，原来是离合器烧焦了。记者坐在后排，不由得抓紧了把手。见到这一幕，同行的边疆村脱贫攻坚指挥部指挥长晏飞连忙安慰驾驶员不要慌。不久对向车终于找到合适位置，双方收起后视镜，缓缓“擦肩而过”。

黔渝交界、乌江之滨，地处武陵山区深处的沿河县，是贵州挂牌督战的9个未摘帽深度贫困县之一。尽管2015年就已经通了高速公路，但从县城到一些乡镇，路途依然遥远。

几年前，记者到过思渠镇最远的地方是一口刀村。没想到，这次的边疆村地如其名，更远更偏。进村时，因为中途有一小段路被山体滑坡冲断了，只能弃车步行几百米，到另一头换车再进村。

“这点苦算不了什么。”1982年出生的晏飞说，自己是沿河当地人，也是农村家庭长大。之前从语文教师转行后，就一直在板场镇政府工作。去年12月19日，因为脱贫攻坚的需要，他被调到思渠镇任组织委员，同时负责挂帮边疆村。

今年1月20日，边疆村成立脱贫攻坚指挥部，晏飞正式到村常驻任指挥长。1月24日，腊月三十凌晨一点多，他赶回家过年。遇上疫情防控，初一早上，又往村里赶。“元宵节的时候，看到对面重庆的村民在放鞭炮，心里很酸。”

记者没想到，这个身材魁梧、干脆利落的人，一上来就敞开了柔软的内心。

晏飞家里有两个孩子，大的在上初二。他的手机上，还保留着和大儿子的短信聊天记录。对话框里显示以下内容：

2月22日，星期六，10:29

“你还晓得给爸爸放几瓶牛奶在车上，这个行为暖心啊！你很懂事了，接下

来要好好好学习！”

儿子两小时后回了仁宇：“应该的！”

6月4日，星期四，23:07

“Hello！老爸，好久不见，最近可好？都快忘记你了。最近几次我的数学、物理和英语都冲进了班上前十了耶！语文还算中规中矩，你要注意身体啊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！看你每次黑眼圈都那么重！”

晏飞20分钟后回复：“厉害厉害，继续加油！今年没有时间管你，说明你已经很懂事了，语文也要加油哦，以前我就是语文特别好，你要遗传我才行，我知道注意身体，的确最近任务太重了！”

晏飞的小儿子才3岁。今年4月，妈妈一不留神，小家伙竟然自己从家里跑到了板场镇政府找爸爸。“听到原来同事说，儿子在找我，我当时就狂奔了。”

晏飞说，今年自己只回了3次家，而且三个月没给家里寄钱了。有一次孩子的奶奶发来视频，小朋友还在里面用勺子敲罐子，喊着“没奶粉了，爸爸买”。

“很对不起家人，等脱贫攻坚忙完，想找时间好好陪陪他们。”晏飞说，身边的一些亲人也不理解，好不容易有个体面工作，还在背砂子、水泥；家里遇到一点事，啥都指望不上。

抛开家庭，穿着一身迷彩服、皮肤黝黑的晏飞更愿意聊自己的工作。

“起初来，真的节奏快，有点受不了。”晏飞说，边疆村是市、县挂上名的一类贫困村，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。

在之前，困扰边疆村最大的难题是交通。村里以前通往外界只有一条山路，要经过几百米深的悬崖峭壁，从山脚爬到坝口需一个多小时。小孩子们，都从这里走。由于整个村地势险峻，村民劳作出行，马匹驮运物资，不时也有摔伤亡的事故。

2016年初，受够了的村民们一锤一锤敲，花了整整一年，在年底，终于打通与外界来往的“天路”。2017年，道路得到硬化，边疆村不再是“边疆”村了。

今年，随着晏飞等人的到来，边疆村脱贫攻坚指挥部干部充实到了19人，其中有15名攻坚队员，4个村干部。

“村里没得食堂，队员们车里放的都是方便面，我想这还怎么打仗？”

“这么多人，共用一个卫生间，早上



▲边疆村脱贫攻坚指挥部部分队员合影(前排左一为晏飞)。 本报记者 向定杰 受访者提供

上厕所都要排队，洗澡也不方便。”

……

报到的第一天，晏飞首先从这些生活细节——整改，在后勤保障上，让过去有些涣散的干部队伍拧成一股绳。“我对队员们很严，其实心里也愧疚。”晏飞低声说道，有一回，一位干部前一晚熬夜整理资料，第二天起床迟了，发现大家都已入户外开展工作了，就火急火燎往农户家赶，结果路上开车出了意外，受了伤。

“村里房子烂，很多都是木板板，产业为零，所有财政扶贫资金都是拿到别的村入股，虽然有分红，但哪有自己干好？”这是晏飞对村里情况的第一印象。

对此，今年3月，村里争取资金，一口气做起了雷竹、辣椒、茄子、冷水鱼、生态养鸡、金丝皇菊、精品水稻7个产业，利益联结覆盖133户贫困户711人。

通过产业带动，今年边疆村发给村民的劳务工资就有10多万元。目前，村集体经济也累计达到12万余元。

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，晏飞说，最难的时候是三四月，那时“只要撒点雨，车都进不来”，导致大量急需的水泥、砂石没有着落。

他清楚地记得，有一次，一辆货车拉了二十多吨水泥，快到村口了，发生侧翻。凌晨5点多，十几个干部、群众，找来三轮小货车，把一袋袋水泥转运到村委会堆放。

晏飞说，今年以来，从干农活到拆房子，再到打扫卫生，干部从扶贫中学会了太多东西，“真是把前三十年没干过的都干了。”

干部们的辛苦，群众看在眼里。“从麻木到等靠要，再到渐渐理解、参与。”晏飞这样总结当地村民观念的变化。

让他感动的是，一次开车在路边遇到一个平时“不太好对付”的村民，寒暄几句后，那人竟然从裤兜摸出了柑橘和煮熟的鸡蛋，把他的午餐让给自己吃。



8月15日，边疆村村委会的小广场格外热闹，吹喇叭的、打鼓的，气氛就像过年一样。在家的村民几乎都来了。大家要一起吃一顿“干群连心饭”。

晏飞站在台上，向大家介绍村里的基本情况，讲述干部具体做了什么、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，以及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。

“我在家里也是儿子、是父亲，既然我们有缘分走在一起，那么大家就都是一家人，希望大家接下来好好配合我们的工作，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！”晏飞的话，朴实又简单。

在村委会后面的大山间，“决胜边疆 决胜小康”八个醒目的红字标语牌迎风矗立。尽管2019年边疆村已经“出列”，今年上半年，剩下的贫困人口13户48人也全部达到脱贫标准，但村脱贫攻坚指挥部的工作日志还在每天更新，誓要彻底打赢这场输不起的战役。